

毛鸡狂

MAO JI KANG

惊悚在线第一季

773 回馈读者大行动

暑期惊爆价每本

13元

北方文艺出版社

毛鸡蛋

北方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773 系列小说:短篇小说集/庄秦等著.—哈尔滨:北方文艺出版社,2005.7

ISBN 7-5317-1848-0

I.7… II.庄… III.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5)第 077463 号

毛鸡蛋
773 恐怖短篇小说集

责任编辑 李庭军 梁志民

出版发行 北方文艺出版社

地 址 哈尔滨市道外区大方里小区 105 号楼

网 址 <http://www.bfwy.com>

邮 编 150020

电子信箱 bfwy@bfwy.com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中国农业出版社印刷厂

开 本 147X195 1/32

印 张 10

字 数 150 千字

版 次 2005 年 8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0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 39.00 元(全三册)

书 号 ISBN 7-5317-1848-0/I·1711

目 录

杀人试验	3	· 大袖遮天
空间恐惧症	31	· 麦 洁
棺材怨	59	· 相思红藕
迷情幻踪	113	· 花想容
谁摸了我一下	193	· 周德东
月魔岛	219	· 银 峰
关不上的门	235	· 鱼十三
毛鸡蛋	243	· 鱼十三
双面爱人	251	· 花想容

杀人试验

没有什么所谓的魔药，
真正发生改变的只是我们
自己……

杀人实验

我观察那个人已经有好几天了。几天来,他一直在我们这栋楼前转悠,眼睛时常朝上看,有时候我以为他在看我们办公室;但有的时候,他又似乎是毫无目的,仅仅是因为无处可去。他带着一种犹豫的神情,衣着整洁,神智清醒,看来不像是精神病患者或者流浪汉。

那么,他在这里转悠这么长的时间,多半就是为了到我这里来。

通常人们到我这里来,只有一个原因,那就是寻求帮助。我其实并不是一个喜欢帮助别人的人,但是如果那个需要帮助的人有些什么事情让我感兴趣,那么他想不让我帮助也是不行的。

我继续观察他,不动声色。经验告诉我,对这种犹豫的

人,如果主动上前询问,多半会将他吓跑。

这样互相观察与期待的结果,是他让了步。他并没有发现我在观察他,这天下午,我将事情做完,照例从窗口朝下望去,却意外地没有发现他,正感到惊讶,门铃声便响了。

来人一定就是他,我这样判断。

果然,他带着一丝拘谨出现在门口,进门后礼貌地将手里的包放在门边,在我的指引下坐在沙发上,表现得十分有修养。

我给他倒了一杯绿茶,然后坐在他面前,等他开口。他看来是想等我先说,等了一阵,发现这个希望不大,便清清嗓子:“我是来寻求帮助的——听说您这里能进行一些特殊的实验?”

“是的。”我点点头,将我以前实验过的案例给他看,“不过首先必须是我感兴趣的人,才能成为实验对象。”

“我……我大概不是你感兴趣的人”,他自卑地垂下眼帘,双手在高档衣料的下襟搓来搓去,“但是我的确非常需要帮助。”

“哦,说说看。”我不置可否。

判断一个人是否值得实验,通常从表面上看不出来,这是我的经验。

忘了说明,我是一个实验室的主人,也是整个实验室唯一的工作人员,我承担一些实验业务,有时候也免费做这样的业务,但是大部分收费高昂。

我的实验,是人性测验,通常通过这种测验的人非常少,

但是他们都乐此不疲。

当然,我有我的目的,而我的目的,是别人没有办法知道的。每当我想到这一点,嘴角都会轻轻扯起,露出一个别人无法领会的笑容。

这个人叫双喜,因为某种原因,他不允许我透露他的姓。他是一名政府公务员,在某机关一个平凡的岗位上任劳任怨地干了十五年(他的原话如此),一直谨小慎微,不敢得罪任何人。他的老婆是经人介绍认识的,两人没有什么激情,但也没有什么怨恨,大家住在一起,如同友好邻邦,当然,友好的主要原因在于,他是一个懦弱胆小的人(原话如此),他的老婆倒是常有吵架的冲动,但是火气发到他这里,便如同火苗进入水里,没有燃料,自动熄灭。

这样的生活过了十五年,他本来以为这就是很美好的生活了,因为他是一个没什么野心的人(原话如此),只要生活中没有灾难,也就满足了。

但是一周之前,他遇见了以前的同学。那同学比他年长一岁,看起来却仿佛比他年轻十岁,意气风发,颐指气使,好不威风。

他略有触动。

回到家里,老婆依旧是大嗓门地指挥他行动;单位,领导和同事依旧是让他吃苦在前、享受在后;世界上的一切地方,他永远是处于忍让退缩的那一方。

他独自面对镜子,看着自己两鬓出现的斑白,终于产生

了疑问：这样的生活还要过多久？

那个夜晚，他翻来覆去，想了很久，终于发现，自己长期以来，并非没有怨气，只是不敢生气，没有力量生气，渐渐地不知道如何生气了。

他说完这些，喝了口茶润润嗓子，紧张地看着我，似乎在等我裁判。

“你想学习如何发脾气？”我摆弄着手里的杯子问道。

他立即眉眼舒展，连连点头：“是的、是的，您真是名不虚传！”

我没有说话，望着杯子里旋转的茶叶，思考了一阵。

这是不是个有趣的实验呢？我没有把握，既然是实验，有些结果是无法预料的，恐怕会变得不能控制，那就相当麻烦了。

但是这个人的确让我感兴趣。

我在想的时候，他一直紧张地望着我，生怕我拒绝。

大约过了五六分钟，我终于决定了。

“跟我来吧，”我站起身来，“我决定让你成为实验对象。”

他大喜过望，站起来时连茶都打翻了，弄湿了地毯，又慌忙道歉。我笑了笑，示意他不必在意。

我们穿过外间的会客厅，来到我的实验室。这里储藏着许多我用来做实验的药品和工具，都是一些没有经过政府合法手续审批的东西——并且永远不会有审批的一天，但是人们需要这些东西，他们有些隐秘的需求，而我满足他们的需要。

我从柜子里取出一瓶绿色的药水，那是一种奇怪的东西，具体成分已经记不清了。很久以前，我就配置好了，但却一直找不到一个合适的人来成为做实验的“小白鼠”。不过，今天双喜来了，我瞄了他一眼，就像看着一只小白鼠。

“这是一瓶适合你的药水。”我不动声色地将那瓶子递给他，他狐疑地打量着瓶子，摇晃着里面的液体。绿色的液体在透明的玻璃瓶里晃荡，阳光穿透它们，闪烁出美妙的光华。

“这是什么药？”他问。

“这种药是用来调动人们的正常情感的，人们压抑的情感可以通过这种药的作用得到释放，”我说，“在你之前，没有人吃过这种药。”

“它的确有效吗？”

“的确。”

他犹豫片刻，一咬牙，拔开瓶塞便要往口里倒。我拦住了他。

“喝药之前，你必须先签署契约。”我将一份文件递给他。

那份契约详细写明了这种实验将可能带来的后果，这种后果将由被实验者独自承担；同时他必须时刻接受我的监视，以助我观测实验效果。

我的新实验对象确实如他所言是个胆小怯懦的人，契约上陈列的一系列后果让他的脸色变红变白，手也忍不住颤抖起来。

“怎么会有这么多可怕的后果？”他乞求地望着我。

“因为这是实验，”我说，“这是实验药，你是实验对

象——实验没有确定性后果,理论上它应当依照我所预定的方式进行,但是实际情况可能有偏差。你如果害怕,可以不签。”

“那么,您对我的观察是24小时的吗?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连上厕所也不例外。”

“是的。”

他擦了一把汗水,嘴唇翕动着,犹豫不决。我在实验室的软椅上坐下,阳光从窗口照进来——是个很好的天气。我脸上露出了冷冷的笑意,我猜,他最终还是会成为我的小白鼠,他没有选择的。

果然,没有出乎我的意料,他终于下定了决心,抖抖地从怀里抓出一支笔,在契约上签了字。我将契约收好,将药水递给他,他迟疑一下,一仰脖喝了下去,实验室里弥漫起一股辛辣的芳香。

“你可以走了,实验开始了。”我说。

“这就行了吗?”他疑惑地问,“您将怎样观察我呢?”

我笑了笑,拉开门,请他出去。他带着满肚子疑问离开了,从窗口可以看见,他一路上数次回头,有几次甚至想返回来,走了两步,又止住了。我猜他可能是有些后悔,不过后悔是没用的,契约上早已写明,实验一旦开始,就必须进行到底。

我不准备告诉其他人我是如何观察实验对象的,有一点可以确定,我的观察不仅仅是表面的,还包括他的心理活动

和情绪变化。我有我的办法,我知道,所有的一切都尽在我的掌握之中。

对双喜的观察是从他走出门的那一刻开始的。

双喜沿着来时的路回到他所在的单位,单位里的人看见他,的确如他所说,很快就有许多事情交给他干,而那原本是别人的工作范畴。对接受这些工作,双喜的心里明显地感到生气,但是他表面并没有表露出来。从表面上看去,我的实验对象依旧是谦恭卑微的,他一声不吭地接过别人递来的资料,坐在他自己的座位上忙开了。

唉,我叹了一口气,他果然是个怯懦的人。不知道这药对他究竟有没有效果。

大概半个小时后,一名同事经过双喜的身边,不小心撞了双喜一下,使得他刚刚写好的材料上画上了长长一道蓝色笔印。

“你……”双喜望着那同事,那同事也望着双喜,然后同事笑了笑,转身走了。

双喜转头继续做他自己的事,办公室内其他的人连头也没抬,谁也没有发现,两分钟后,双喜离开了办公桌。

实验对象从办公室里出来后,朝四周仔细搜寻了一番,露出揣测和犹豫的神情。

那名撞他的同事的身影在一个拐弯处一闪,双喜的犹豫消失了,他朝那个地方走过去,起先走得很慢,渐渐地加快脚步,很快就追上了那名同事。

同事听到脚步声回过头来,笑着招呼:“双喜,你也上

厕所？”

双喜停下了。

他没有回答同事的话，满脸茫然地望着同事，那同事莫名其妙地看着他，摇摇头笑着走了。

双喜继续留在原地，额头上开始冒出汗珠，汗珠沿着他修饰得很稳妥的鬓角一路下滑，在白色的衣领上留下一小团湿渍。

他感到腹部在火一样的燃烧，仿佛有些什么东西正在慢慢升腾起来，这种东西是他以前从未体验过的，让他有些兴奋，又有些害怕。

他并不知道自己刚才为什么要跟随那位同事，这种行为连他自己都觉得意外，并且有几分恐惧。

我究竟想做什么？双喜喃喃自语。

在原地呆了几分钟，双喜晃了晃头，那种茫然的神情消失了，他的脸上一如既往地谦卑着，回到办公室继续他的工作。

两个小时后，一个男人走进了办公室。那显然是双喜的领导，他宣布大家可以去领取今年的某种津贴。人们听到这个消息都鼓起掌来，双喜也在鼓掌，他的表情十分兴奋，与这表情对应的是他的心思，他已经在考虑用这笔津贴去买一只早就眼热的剃须刀了。

掌声停止后，领导特意走到双喜面前，拍着他的肩膀道：“双喜呀，今年的津贴不高，本来有一个加津贴的名额，按理说应该是轮到你了，但是考虑到有些同志比你更需要这笔津

贴,就委屈你了——你是老同志了,应该能够体谅吧?”

双喜愣了愣,很快便笑着点了点头。

领导满意地转身走了,同事们满意地埋头做事了,双喜的笑容骤然消失了,他眼睛定定地望着领导刚刚走出去的那扇门,望了许久。眼里似乎燃烧着一团火焰,这火焰就要将他完全熔化。

一支钢笔在双喜手里越捏越紧,终于发出“咔嚓”一声脆响,断成两截,鲜红的墨水猛然迸射出来,将双喜的手染得通红。他慢慢地俯身拾起断笔,用纸擦了擦手,继续埋头工作。有戏了,我通过我的方法,看到这一幕,脸上露出一个不易被人觉察的笑容。

中午的时候,双喜溜了出去。

他来到一座两层高的小楼前,站在楼下眯起眼睛朝上看了看,拍了拍衣服上并不存在的灰尘,便朝楼上走去。

在朝楼上走的过程中,他有几次显出犹豫的神情,甚至曾经倒转身来朝下走,似乎想要改变来时的目的。

然而他还是走了上去。

一路上他始终紧抿着嘴唇,面色严峻,那种小心翼翼的神情从他脸上消失了,他的眼睛里仿佛有看不见的火焰在跳动,这火焰将他的眼圈都烧得有些发青了,或许是感觉到口渴,他伸出舌头舔了舔嘴唇,咽了一口唾沫。

在二楼,走廊里十分安静,一个人影也没有,双喜朝左右看了看,走到一个门前,轻轻敲了敲门,里面传来一个声音:

“进来。”

双喜在门口站了一小会儿，他的呼吸有些急促。他又朝四周看了看，阴云密布的天空仿佛要坠下雨来——四周空无一人，只有他呼吸的声音，仿佛一只庞大的野兽，在楼道里不安地骚动着。

双喜推门进去，领导正坐在沙发上 看报纸。看到双喜进来，领导脸上闪过一丝错愕的神情，但很快便消失了，转而堆起笑脸：“双喜，吃了 吗？”

双喜站在他面前，严肃地望着他，一言不发，两只眼睛死死地盯着领导的脸。

领导怔住了，继而又笑了起来：“怎么了？有情绪？”虽然他在笑，可他却觉得隐隐的不安，双喜的目光像两把锥子一般插进了他的脸颊，令他感觉到一阵阵热流。有种说不出的恐惧忽然袭上他的心头。

双喜张了张嘴，点点头，又摇摇头，他额头上开始冒汗了，一双手紧张地在裤子边缝上搓来搓去，那种严峻的神情渐渐消失，卑微的表情又回来了，只是眼睛里的火焰还在微弱地燃烧。

“这怎么能有情绪呢？”领导注意到他的变化，心里的忐忑稍稍放下了一点，嗓门立即提高了，笑容也迅速收起，打着官腔道，“双喜同志，你要有风格……”

“是，是，是……”双喜嚅嚅道。

汗水浸透了他的鬓角，嘴唇上一小圈汗珠在日光下明亮地晃着，双喜用力揪住自己的裤子。

领导还在继续说着。

一只蚂蚁爬上了双喜的裤子，它一路匆忙地朝上爬来，在半路与双喜那双汗津津的手相遇，双喜一把攥住它，眼睛依旧谦卑而胆怯地望着领导，手上的两根手指轻轻一摩擦，蚂蚁悄无声息地粉碎成一摊黑色的酱汁。

领导的嘴唇不断张合，嗡嗡的话语声在斗室内仿佛发出了回声，双喜的汗越出越多，他的手指也搓得更加急促，那只蚂蚁残余的几根腿很快也不见了，双喜的手指头上染了一小片黑红。

领导的说话声与双喜的呼吸声交织在一起，形成一片古怪的声波，窗外那片摇曳的树影，在房间里摇荡着忽明忽暗的光彩，两个人的身体浸润在这种光彩里，都显得有些模糊了。

手指间的酱汁搓成了固体的一层膜，这层膜又搓成了黑色的粉末，终于什么也不剩了，双喜忽然好像喘不过气来，他张大嘴努力呼吸着，同时飞快地想要解开衬衣的纽扣，急切之下解不开，便猛然一拉，将纽扣挣掉了。

领导愣住了，他呆呆地看着双喜，刚才的恐惧又无声无息地像个阴影一样席卷了他的全身。他声音颤抖地说道：“双喜，你别激动，别激动。”

双喜更加激动了，他大口喘息着，眼睛睁得极大，面上的其他部位却毫无表情，就这样一步一步朝领导走过去。

领导不由得站起了身，露出骇异的神情。

双喜走到他面前，猛然一拍桌子。